

孙世祥 著

*A Person's
History*

上



古文出版社

神史







语文出版社

上 部



村内黑土路上，睡着衣衫襤褸、满面泪痕、全身鼻涕的孩子。苍蝇扑满他们全身，猪在嚼孩子衣服、鞋子，狗在舔孩子的脸，鸡在旁边逡巡，伺机啄小孩身上的鼻涕、眼屎。小孩不时被鸡从梦中啄醒，号啕大哭。

- 一 山外来了个李老师 P002
- 二 临终托家谱 P014
- 三 狗屁老师 P038
- 四 半夜抢亲 P049
- 五 舍命拒小婚 P063
- 六 父亲的背影 P076

- 七 孙家内斗 P086
- 八 舌 战 P095
- 九 大红山日出 P105
- 十 处 分 P116
- 十一 暴打儿子 P126
- 十二 一毛不拔的爷爷 P137

它就这么欲滴未滴，而永远不会滴下去，无比鲜艳又无比坚强。世界最鲜艳的花朵是它，最坚强的战士也是它，它使一切人间事物苍白失色。





目录



- 十三 押妻换赌资 P148
- 十四 强霸人妻 P162
- 十五 穷翻身 P172
- 十六 首个大学生 P184
- 十七 单恋 P197

孙天倚总在后欣赏她那漂亮的身影，听她那清脆的笑声，自豪地回忆她为他辩护时的情景，畅快地想象日后和她生活在一起的美满生活。想想这些他就沉醉了。

“就是死一百个王勋杰，我都嫁得掉的！我不稀奇什么大学生！什么大学生！简直是大畜生！他没当大畜生时，要我了，他当了大畜生，就不要我了。”



- 十八 退婚口水仗 P212
- 十九 陈家宴 P224
- 二十 夜半相思 P236
- 二十一 瞒父报高中 P248
- 二十二 单刀赴会 P261
- 二十三 坚拒富贵婚 P278

第五章 耻辱



孙天俦终于明白，他未来辉煌的一切都不能弥补今天的损失。未来他可能是伟大的帝王，但无补于今天父母受辱。未来他也可能富有天下，但已无补于今天吃一顿饭的痛苦。

- 二十四 交粮受辱 P290
- 二十五 自比夏完淳 P300
- 二十六 吝啬鬼害妻丧命 P310
- 二十七 痛打毁坟人 P320
- 二十八 焚稿 P333

- 二十九 退婚 P346
- 三十 落榜生求婚 P356
- 三十一 跳龙门 P365
- 三十二 父向子下跪 P373

狗比狗尚差得如此远，何况人比人？法喇人说：“人比人，气死人，马比骡子驮不成。”形容人生无法比。又说：“人岂止才分上、中、下三等，简直千等不尽，万等不余。”

第六章 众生

第一章
宗族

一 山外来了个李老師

滇北米粮坝县有一荞麦山公社，海拔二千六百至四千一百米间。某年夏天从凹基夫调来一中年教师，名李劭高，四十二岁，妻女俱在县城外农村。李老師工作十几年，均在远离县城数十公里的乡村小学。荞麦山离县城四十公里，有公路通县城。李老師一再申请调到县城附近农村小学，这次虽未遂愿，但条件总比凹基夫稍好一点。

公社决定让李老師到法喇小学任教。法喇大队距公社三十多里。李老師背了行李，随赶街^①的法喇村民顺山沟钻向上游。海拔越来越高。下午到了法喇。东、南、北三面巨壁，中间大沟，泥石流西去。高山荒凉，树木稀少。农作物仅苦荞^②、燕麦、洋芋。茅屋相连，约数百户。鸡鸣犬吠之声，不绝于耳。

村内黑土路上，睡着衣衫褴褛、满面泪痕、全身鼻涕的孩子。苍蝇扑满他们全身，猪在嚼孩子衣服、鞋子，狗在舔孩子的脸，鸡在旁边逡巡，伺机啄小孩身上的鼻涕、眼屎。小孩不时被鸡从梦中啄醒，号啕大哭。每家门前都是粪塘，臭不可闻，猪在塘中打滚，蚊子在上面飞舞。

① 赶街：赶集。也称“赶场”或“赶街子”。

② 苦荞：荞的一种，食、药两用的农作物。



小学就在村中心河坝边，四排土墙青瓦房围成一院，是黑梁子唯一的瓦房。墙下泥地上坐有七八个老人，或脱衣服找虱子，或卷裤脚按跳蚤。知来者乃小学老师，均打招呼。一瘸腿中年人，自称杜爹脚，说：“老师都不在。孙支书刚过去。”说完便朝河坝中喊：“孙江成。”一个五十上下、穿对襟衣服、外套毡褂的男子走过来，听李老师说毕，说：“东西拿到我家去，今晚就在我家住。”随即帮忙扛了李老师的铺盖。李老师跟其北过河坝爬山。孙江成介绍：“我家的这山叫黑梁子，东面大红山梁子，南面横梁子。大红山梁子山脚叫头道岩，中间二道岩，顶上的三道岩。横梁子南面从高到低又是三个梁子：黄毛坡梁子、光头坡梁子、空欢喜梁子。”

黑梁子上全是倾斜达四十多度的陡坡，三层悬崖，路在悬崖上绕行。他们爬了一小时才到顶。几十户人家都是茅屋，猪屎马粪盈道。孙江成家在村中，走进孙家，茅屋又黑又矮，大门、楼梯、楼枕、墙壁均黑如墨。屋内满是苍蝇，嗡嗡之声，极为噪耳。一位五十岁许的小脚女人，即孙妻田氏，正在用木坠子坠羊毛。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全身灰土，趴在地上，倾听坠子旋转之声。孙江成对妻子说：“快煮饭给老师吃。”田氏即忙去地里掐荠叶回来，洗洋芋、淘米。孙江成又对小孩说：“富民，爬出去。”

孙江成抱了松毛^①来烧火，并上楼拣一撮箕洋芋来烧在火塘里，立刻满屋柴烟。熏得李老师满眼是泪，他忙举袖把双眼掩住，假装去厕所，逃出来。全村就孙江成家有一厕所。李老师上了厕所，四下转了看。一茅屋前，一妇女正在小腿上搓麻线，边搓边朝小腿吐口水，同时教一旁五六岁的女儿唱：“苗家来的嗦罗鞋，嗦罗鞋，不起台，苗家来的嗦柜子，柜子嗦。”

群众放工回来，都注目观看。李老师穿件涤卡中山装，涤卡裤子，草绿色胶鞋，引发村民的羡慕。得知是新来的老师，村民们都热情地

^① 松毛：松树的针叶。





村内黑土路上，睡着衣衫褴
褛、满面泪痕、全身鼻涕的
孩子。苍蝇扑满他们全身，猪在嚼孩
子衣服、鞋子，狗在舔孩子的脸，
鸡在旁边逡巡，伺机啄小孩身上的
鼻涕、眼屎。小孩不时被鸡从梦
中啄醒，号啕大哭。

打招呼。李老師回到孫江成家背後，見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正在看《增廣賢文》，即與老人交談。老人名孫運發，乃孫江成之父，其所讀皆《三字經》《玉匣記》之類。

茅屋前另有一十來歲小孩，滿身補丁，席地讀書。老人言是其曾孫，孫江成長孫，名孫富貴。李老師是《三國》迷，見其讀《三國演義》，即考他：“你讲讲關羽。”小孩滔滔而言。李老師領首，問：“還讀過些什麼書？”小孩說：“《毛主席詩詞》《毛主席語錄》《董存瑞的故事》《雷鋒的故事》《歐陽海之歌》《西遊記》《隋唐演義》《說岳全傳》《鐵道游擊隊》和《林海雪原》。”李老師說：“《水滸》一百零八將都是誰？”小孩從《及時雨宋江》背起，背出七十餘人的姓名、綽號。李老師說：“你再背隋唐好漢。”小孩即從“第一條好漢李元霸”背到“第二十七條好漢程咬金”。李老師又叫他背《毛主席語錄》《毛主席詩詞》。考了半日，李老師對在這偏僻之地能有這一發現而惊奇，問小孩：“你從何時開始讀書？”小孩說：“發蒙前我爷爷教我背《毛主席語錄》。”李老師又問了一阵，知他讀四年級，在班上名列前茅。

一個三十零頭、个子矮壯的青年人大汗淋漓地背草回來，見李老師就忙打招呼。這是孫江成的長子，小孩的父亲，名孫平玉。孫平玉放下草，跑來邀李老師到家里坐。其家在村边林中，茅屋很矮很小，屋前也是糞塘，塘內墊了石頭，糞塘又黑又臭。李老師看着那幾個石头发愣，孫平玉恐李老師踩石頭不穩跌倒在糞坑里，忙冲进屋扛一門板出來，墊在石頭上，扶李老師過去。屋內極黑，李老師視无所見，只得駐足不動。孫平玉拖條板凳來，拉李老師坐下。李老師坐下半日，才隐约看清屋內情形，整間房只有几十平方米，尚有一半用作猪圈，猪尿从圈中流出，离火塘不过数尺。猪已饿了，阵阵高哼，努力拱圈门，臭气冲鼻而来。李老師努力忍受，巴不得有什么东西封住鼻子才好。孫平玉一身補丁，脚上穿的是汽车外胎割成的一块胶皮，前后左右穿有四个眼，用麻线绊着。李老师说：“买的还是自己做的？”孫平玉说：“胶底是买的，买回来自己拿麻线绊起。反正农业上的人，图价格相应。天晴还好穿，天阴就会打滑，胶皮会翻在脚背上来。”李老师说：“可



以穿多长时间？”孙平玉说：“耐穿得很。它是汽车轮胎，人的脚板皮是肉，怎么磨得过它，一双要穿好几年。”

孙江成来叫李老师，李老师与之回去。火塘里洋芋已烧熟，孙江成不断刨了递来。李老师接过吹了灰，就剥皮吃起来。不久饭熟，孙江成就劝李老师莫吃洋芋，等着吃饭。黄昏，煤油灯点上，孙江成去把孙运发请来，即邀李老师上桌开饭。菜是两大碗腊肉，油煎洋芋丝，炒出的荞叶。孙江成说：“李老师莫见怪，在我们这地方，只能这样待客了。”李老师也忙客气一番。孙运发说：“老师，我们这地方穷啊！不像别的地方，不说米肉待客，小菜也多有几样。我们这地方呢，莫说米了，连小菜都难种出来。现在还算好，逢年过节买得起几斤米来吃，解放前，即使过年，全村也只是一两户人家买得上米啊！这就是数一数二的人家。别的，都饿饭。吃得上米的，全县只有你们米粮坝。俗话都说‘金江有个米粮坝，别处灾荒它不怕’。”李老师又客气一番，县城坝子确是比这好多了。

荞叶味道特别，李老师便问：“这荞叶怎么做的？”孙江成说：“把嫩荞叶掐回来，涨水锅里焯一遍，捞出来，用冷水清洗，捏干。要吃热的，放在油锅里炒；要吃冷的，盐巴辣子做个蘸水，蘸来吃。”恐李老师爱吃，即拈了一碗放在李老师面前。

孙氏父子烟酒不沾。饭毕，孙运发自去休息。田氏忙着推磨、筛荞面，李老师见状不解，孙江成说：“我家今天请人砍树。”李老师见荞面被和成米粒大小的圆点，倒入吊锅里蒸，很是纳闷，便勾头朝锅里瞧。田氏笑说：“这是荞疙瘩，用麦面和的，叫麦疙瘩。”孙江成说：“等一阵老师也尝一碗。”天将黑，屋内柴烟更浓。李老师又是满眼的泪，忙出屋去。

夕阳已去，冷风凛冽，虽是盛夏，仍如严冬。孙江成弟孙江荣放羊回来，背着一背柴，累得气喘吁吁，在上坡的埂上歇了很久。复欲行时，挣扎几次，起不来。李老师跑去从后面使劲推柴，好不容易才将他推起来。孙江荣把柴背至屋前歇下，把羊关好，即提了毡褂，到房子

侧园里躺着。李老師冷得发抖，忙回孙江成家，伸手就火取暖。孙江成忙找件羊毛毡衫给李老師穿上，另抱些条形黑泥块来放在火中烧。李老師疑惑，孙江成说：“这是草皮，又叫海堡。水沟里的草烂了，成年累月，就成草皮了。这东西熬火，一块草皮烧一天都不会熄。你来法喇工作，要准备两样东西过冬：羊毛毡衫、草皮。少了这两样东西，无法过冬。”李老師道谢，心下想：糟了，糟了。

孙江成二子孙平元两口子进来。孙平元刚结婚。孙平玉夫妻带长子孙富贵、二子、三子、四子也来了。孙江成幼子孙平刚、幼女孙平会也回来了。帮忙砍树的共十儿人，坐满一屋。菜仍是猪肉和荠叶。孙江成盛一碗荠疙瘩来给李老師，并说：“泡肉汤最好吃。”即舀一勺汤来。

天黑，屋内人多，一盏煤油灯所照有限。于是点了好几盏煤油灯，这才稍亮些。煤油灯是用墨水瓶做的。把瓶盖戳穿，插入一根圆铁皮裹成的筒，筒内装一缕棉线，瓶内煤油经棉线浸上去，即可照明。夜里提灯外出另有防护装置：把一段一头掘得刚好能放下煤油灯的圆木四面穿孔，穿上四根铁丝，与灯上方筒状铁丝网相连，筒上面接一根铁丝。出行时，将一去了底的酒瓶放入网中，即可护住灯焰，灯光透过酒瓶照见路面。这仿佛马灯，但比马灯差多了，也根本无法与李老師所带的电筒相比。

吃早饭，大家移到火边。这些人有孙江成堂弟孙江华、孙江荣之子孙平文、孙平玉岳父陈明贺，同村崔绍云、王元富、郑国才等。草皮火极旺，李老師热得出汗。大家见状笑着说：“老师，我们这地方好不好？”李老師感叹法喇山势雄峻。孙江成说：“穷山恶水啊！大红山梁子是全县最高的山，海拔四千多米。三伏天照样打霜下雪。头道岩、二道岩、三道岩，上下都是万丈的悬崖。之所以叫头道岩、二道岩、三道岩，就是因为在第一、二、三个岩腰上，上下只有那么一条毛毛路巴在悬崖上；横梁子是因梁子生的极蛮横而得名；黑梁子因阴森可怕得名；光头坡梁子因光秃秃一无所有得名；黄毛坡梁子因只长几根黄草得名；空欢喜梁子，是因从前的生意客上昆明、上南广、出乌蒙都要经过这里，在山下一看，空欢喜梁子最高，以为上顶就翻过梁子，哪知又累又饿地爬上来，一看还要爬更高的光头坡、黄毛坡、横梁

子，不是空欢喜吗？听这些地名，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些地方贫穷、落后的程度。”崔绍云接过去说：“讲我们这地方贫穷的山歌多得很，什么‘法喇十匹大梁子，洋芋坨过日子。要想吃顿苞谷饭，要等媳妇坐月子’。”孙江华即驳：“只有你崔绍云等人才会正事不干，唱这号丑陋的山歌，我来讲正话。李老师说你以后可以试试去爬头道岩、二道岩。外来的干部，从来无人登上三道岩。从前在这里教书的刘光明老师，身体好，胆子大，只爬上二道岩，再不敢上了。那年来了个周文明，只爬上头道岩，就下不来了，是我们去背下来的。”李老师说：“刘光明、周文明都住过这里？”孙江成说：“住过好几年。你认识他们？”李老师说：“都认识。”

孙江成说：“刘老师在法喇十多年，孙平玉都是他的学生，刘老师跟我们很好。他对法喇最熟悉。周文明是下乡，这个人喜欢搞调查。为了证明法喇从前有原始森林，我还带他去大红山梁子上，找到两个有我家堂屋这么大的树桩。”

李老师大吃一惊：“这么粗的树，怎么可能？”众人都说有这么大的树。陈明贺说：“老师，孙江成的话不假。我没读过一天书，扁担大的‘一’字都不认识，不会哄你。我小时，横梁子一棵白泡树长倒了，我们几个放羊的，在那树上烧洋芋吃。中间烧火，六个人还围着火坐在树上。你说这树有多粗？论那树的过心^①，少不了五六丈。”

孙江成说：“陈明贺说的是三十年前的事。现在大树已少了。以前法喇村都是万山老林。因为森林太大，老虎豹子、野猪老熊，哪样没有？狼成百上千的从黑梁子上过，人的眼睛数花了都数不完，狼还在一只一只地过。晚上，横梁子花花绿绿几百只狼眼睛，大红山花花绿绿几百只狼眼睛，黑梁子花花绿绿几百只狼眼睛，人不被吓死才怪。法喇人住在这里住不起，老祖先没办法，放火把几匹梁子的森林全部烧光。那火几个月不熄。土过了一年多还在冒烟。但烧过后，森林又拼命地长起

^① 过心：即树的年轮。

来，老虎豹子又跟着回来。老祖先们只好隔几十年又放一次火。我们小时看见的大树，都是火烧了多次后小树长成的，尚且要几个人牵手围。法喇的土都被烧成灰了。以前的土，是几万年的树叶烂成的，你说有多好。烧了多少次，还是几十丈深的黑土。洋芋种下去，几个月就收。一个洋芋四五尺长，要用背架背。”

李老师颇不相信，问众人，众人说是真的。崔绍安说：“我爷爷在黄毛坡种了七个蔓菁，背了七次才背到家。一次背一个蔓菁，一个蔓菁一百多斤重。”李老师听后大笑，发烟与众人，说：“我仿佛在听神话啊！我回米粮坝根本不敢如实讲，否则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疯子，在说昏话。”

孙江成说：“那时的蒿草有我这拳头粗，也比我这房子还高。”李老师打断他的话，说：“我根本不信。我问你：蒿草是树还是草？”孙江成说：

“从前是树，现在是草。”李老师大笑：“蒿草属草本植物，根本不是树。草怎么能有你的拳头粗，又比你的房子高呢？”孙江成说：“反正我说的是真话，不骗你。不信你问别人。”孙江华说：“李老师，这是真的。从前我们这河坝里全是蒿草，像森林一样。老祖先年年放火烧，烧不尽。烧后犁时，双牛都犁不动，土里全是蒿枝根啊！好不容易翻过来，又放火烧根。然后种麦子，根本无望收成。麦子只长秆，不吐穗，长得比这房子还高，风一吹全部倒地。麦子长得比这房子深，你信不信？”李老师无奈摇头：“不是我不信，而是这些说法本身令人难以相信。”

孙江成说：“那时人们只能种洋芋，无法种荞麦。因为土质、气候太好，荞麦无收成。法喇现在这么多大沟，是以前拖木料成条槽，一下雨，因为土太肥太厚，保不住，雨一来就随水走，才成了大沟。正因为这地方从前山好，水好，土好，气候好，庄稼好，我们的老祖先才会到这里来，法喇村才会有这么多人。现在法喇是全公社人口最多的大队，比全县人口最多的大队才少两百人。有一次县委书记问我，法喇是高寒山村，为何会有这么多人。我讲了缘故，他也不相信。我说：‘书记你想，要是像现在山穷水尽，谁耐烦来？怎么可能会有三千多人。有这么多人，不正说明这地方以前有很大的吸引力吗？’”



陈明贺说：“老辈人把欢乐日子过完了，以后就难过了。我们小的时候，法喇村见不到几个石头，到处是黑土。现在呢，土一被冲走，石头就露出来。水打山汪，满河坝的石头。过几年，怕连小学也要被冲走了。”

如此吹到半夜，大家散去。孙江成用一铜盆倒了热水让李老师洗了脚休息。床上羊毛毡子甚为暖和。海拔高了，李老师稍有反应，睡不着，又与孙江成在床上讲起话来。

次日晨，李老师应邀至孙平玉家吃饭。孙妻三十来岁，甚是聪明漂亮。孙富贵之下，老二孙富才九岁、老三孙富民七岁、老四孙富华五岁、老五孙富品三岁、老六刚出世。吃的是麦疙瘩。李老师见其家贫寒，吃完饭，硬要赠孙富贵一元钱，孙家坚决不收，李老师非给不可。后孙家收下了，把仅有的两个鸡蛋煮与李老师带了上路。孙江成则烙了两个荞粑粑让李老师带着做晌午饭。

因尚未开学，李老师便回县城。他一路走一路回望，甚为寒心。奔波大半生，竟来到这么个贫穷、落后的地方，不知何时才能调回家乡与亲人团聚！同时又为这些人可怜，天下好地方有的是，何苦在这地方过一生呢？想这孙家，在此已上百，六代人，不知是如何磨过来的！孙运发、孙江成、孙平玉、孙富贵，这一代代循环往复，何日能出头？看看袋中的荞粑粑，李老师摇头：永无出头之日！怎么能出头！要出头比登天还难啊！比较下来，李老师感觉自己幸运多了，于是不觉欣然。再想想昨晚奇谈，看路边蒿草，不过一尺深，尚无人的小指粗，在风中嘶鸣，便甚觉荒唐，笑了起来。

这日，李老师上街，遇上刘光明，交谈起来。刘老师说：“法喇那地方，复杂。人口最多，在外工作的也多，在县城工作的就达六七人。那家族多，法喇共有三十多个姓氏。人口在一百人以上就有吴家、姜家、陈家、谢家、罗家、王家、岳家、安家、崔家，在村里你争我夺。”李老师说：“那孙家呢？”刘老师说：“孙家是小家族，到现在恐怕也只四五十人。孙江成、孙江华的爷爷辈才到法喇村。孙运发家三